

中国古代文艺小讲堂

汉赋 五大家

汪铮 周东升◎主编 别山◎编著



团结出版社

汉赋 五大家

（汉赋五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贾谊）



中国古代文艺小讲堂

汉赋 五大家

汪铮 周东升◎主编 别山◎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赋五大家 / 别山编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3.3

(中国古代文艺小讲堂 / 汪铮, 周东升主编)

ISBN 978-7-5126-1630-1

I. ①汉… II. ①别… III. ①汉赋—作家—生平事迹—中国—古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2856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70×240毫米 1/16

印张: 10.75

字数: 104千字

版次: 2013年4月 第1版

印次: 2013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1630-1/G·1197

定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汉赋概说 1

第一节 汉赋的起源 5

第二节 汉赋的类型 8

第三节 汉赋的形成 11

第四节 汉赋的艺术美感 15

第二章 开汉赋先河的枚乘 20

第一节 枚乘的生平 20

第二节 枚乘的赋风 25

附：《七发》原文 35

第三章 汉赋旗帜司马相如 52

第一节 风流才子司马相如 52

第二节 司马相如的赋风 62

附：《子虚赋》原文 76

第四章 汉赋思想家扬雄 85

第一节 扬雄的生平和思想 85

第二节 扬雄的赋风 99

附：《解嘲》原文 107





第五章 博学多识的赋家班固 115

第一节 班固的生平..... 115

第二节 班固的赋风..... 125

附：《东都赋》原文..... 138



第六章 最具科学精神的赋家张衡... 114

第一节 张衡的生平和贡献 114

第二节 张衡的赋风..... 152

附：《归田赋》原文..... 167



第一章 漢賦概說

一种文学形式，就是人类精神中一种风姿独具的花朵。一花一世界，“赋”所展现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的浩渺天地里，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彩。传统文学中，向来诗、词、歌、赋并称，足见“赋”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方式的普遍存在。

命名易而说明难。为一种文体下定义，就像为一种花的颜色、香味作说明，往往是感受甚深而欲辩无言。但是，要真正进入赋的世界，如果弄不清其基本的特征，那么，则如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无法准确而深刻地进入其艺术境界之中。因此，尽管为赋下定义有种种困难，但是必须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从而，为进入汉赋的世界寻到入门的向导。

赋，首先是作为一个动词出现于中国古籍之中的。很多时候“赋诗”指的都是“做”诗。而在外交场合，所谓“赋诗”，是

周代常见的一种制度，往往为外交中引用《诗经》成句以解释或委婉地答复某种难以直说的事情，就好像当今各国外交中引用一些成语或格言一样，往往能够起到一种特殊的效用。

从动词到名词，是人类生活中语言和文化发展的一种常见现象。如“歌”由“歌唱”变为音乐名词，就是如此，都是人类某种审美活动方式固定化、形式化、类型化的结果。赋，由动词转变为名词、一种文体名称的过程，也是一种审美方式和审美表达方式逐渐形成并成熟的过程。作为一种文体，古人对“赋”的定义纷繁杂乱，但是都指出了“赋”这一文体某些方面的特征。首先，是指出“赋”与“诗”的密切关系。汉代班固《两都赋序》说赋体是渊源于《诗经》，是由“诗”发展而来的。这种说法，在古代十分流行，也是有其道理的。至于“赋”与“诗”为何有这种关系，刘熙载说“赋”是起源于人们表现复杂的情感和生活、事物的需要，表现诗体难以充分表现的一切。因此，在散文史中收入赋，而在诗歌史中则不会写到。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赋是文学中的一种“两栖类”体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那么，赋既兼具诗与文的特质，又有什么基本特征呢？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赋”就是以丰富而优美的文辞来细致地进行描写，描写自然中、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现在可以为赋下一个粗略的定义了：赋是

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其基本特征是以丰富优美的语言来铺陈事物的各种特点。

赋介于诗与文之间，从赋的句式上来看，表现为骈散相间。因为在铺陈事物特征的时候，由于事物本身固有的各个方面特征的相似或相异形成的排列、对比，以及观察方式的规律化和顺序性，都容易造成描写语言的骈化。从赋的音节上来看，则表现为韵散兼行，既有押韵的部分，也有散文化的语句。骈、韵偏于诗的成分，散，则偏于文的特征。赋的最成熟、最鼎盛时期当属汉代。正如盛放的鲜花往往最为充分地吸收了大自然的阳光雨露和土壤中、空气中的各类精华一样，汉赋也充分地吸取了骈、韵、散各类文体的特长，有极大的包容性。其用韵疏密不定，声情自由放达；其句式则骈散不拘，随物赋形，超脱羁绊。而随着文学的发展，到六朝时，由于骈文的影响，出现了“骈赋”，尤其是齐、梁时盛行。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期，律诗成熟，受其影响，有了“律赋”。宋代古文运动提倡自然平易畅达的文风，随之产生了用散文句式所写的“文赋”。

总之，赋在骈、韵、散之中徘徊摇摆的过程，正是赋体本身的一种流变过程。赋在流变的过程中，与骈、韵成分的分合，也表现了赋的文学性与音乐性此消彼长的情况。汉赋本身可以诵，但是已脱离了音乐的纠缠，文学性增强了。而随着中国古代对声

律研究、创作的不断精细、周密，文学发展过程中与音乐又在新
的层面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当音乐性成为文学表达的一大枷锁
的时候，文学又奋力冲击、挣脱声律音韵的束缚，重又达到新的
境界。赋体，也正是在这一辩证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新的发展。
各类文体起源于不同的精神需求，有其不同的风格。赋，起源于
人们对万事万物的一种无穷的观照、描摹其各种特征的欲望，当
铺陈一物不过瘾，便面向更加广阔的世界；铺陈一般的事物不过
瘾，便转向奇事怪物、宏观事物；一般的词句不过瘾，便必然采
用富丽夸张的词句。所以，赋体风格的总体特征是“夸饰”。也
就是说，赋在铺陈中有一种将某一类事物的描写铺陈推至极端
而形成的夸张修饰的状况。

从结构上来看，赋体较多采用主客问答来结构篇章，犹如对
话体的散文。通过两个人之间的对答及辩驳，铺陈事物，同时，
层层推进，奔向文章主题。赋的主题往往是“讽谏”。但是由于
开始的铺张扬厉、意气风发的夸饰，最后的讽谏作用的效果往往
像暴风骤雨之后的一场毛毛雨一样容易被忽略。

对于赋体特质的种种描述，好比对某种滋味，比如苹果的滋
味的说明，而要想知道苹果真正的滋味，必须亲自吃一些苹果才
行。尝过苹果的味道，才能从一大堆不同的水果中辨别出苹果来。
常有人说某篇文章的某一段落像赋，这就如同我们现在说某篇文

章像首诗，某篇小说简直是一首唐人绝句一样，是真正把握了一种文体的审美特征。我们要深入了解赋这种文体，也必须潜心体会，在掌握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溯源追流，从千变万化的形式中，认出这一文体。

第一节 汉赋的起源

正如一朵鲜花的开放与其深深扎入土壤中的根须和茎干枝叶等有着直接关系一样，汉赋这株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树，也有着其深远的根源。

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诗经》，后世文学总是奉《诗经》为万世师表，并且常常将各类文学作品从《诗经》“寻根”，汉赋也不例外。一方面《诗经》六义里有“赋”；另一方面，赋予《诗经》确实有联系。《诗经》“六义”中的“赋”，与“比”、“兴”一起，指的是诗歌的修辞方法。作为一种修辞方法，赋指的是记事、状物、抒情、表意，特别是指记事状物。而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则不仅要有铺陈直叙的手法，而且还要用比、兴的手法，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由《诗经》到汉赋，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呢？原来被宫廷化、贵族化的诗歌创作和欣赏吟诵活动，在时代的动乱中从

庙堂走向民间，这是由“诗”而“赋”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转折中，著名思想家荀子起了重要作用。荀子在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赋名篇，《荀子》中有《礼》、《智》、《云》、《蚕》、《箴》五篇赋，此外，还有《赋篇》、《成相篇》等。《赋篇》句式上以四言为主，可说是一种诗体赋。至于“礼、智、云、蚕、箴”等赋，则在隐语诗之后还加韵语问答，突破了《诗经》的成规。而《成相篇》的句式较为自由，以三言、七言为主，有人说是后世弹词之祖。其实，这也是赋在初创期的特有现象。荀子这种向民间学习的精神，为赋体带来了一种新鲜活泼的清新气息。

总体来看，《诗经》确实为汉赋的形成灌注了巨大的能量，成为汉赋之江河的重要源头。继《诗经》之后给予汉赋以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是《楚辞》。这是与《诗经》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与《诗经》中那种有节制的抒情、文质彬彬的道德精神与理性精神相比，《楚辞》充溢的是原始的活力、神话的想象，是浪漫的、燃烧着诗的烈焰的另一世界。其实，屈原的《怀沙》——《九章》之一篇早已被司马迁直接称之为赋，可见汉代人认定赋是起源于楚辞。楚辞对汉赋的影响，首先在于楚辞中所体现出来的极强的虚构想象能力。汉赋从楚辞中继承了这种精神追求，并将其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方式来加以发扬光大。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都是以虚构想象的人物、事情结构全篇，

驱策万事，而成为鸿篇巨制的。其次，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在于写作方法上的开阖抑扬、气势上的铺张扬厉。所谓开，指的是艺术构思的宽阔开张；所谓阖，指的是艺术构思中的照应和统一；抑、扬则指艺术境界和审美情思的高下变化。汉赋中，在艺术构思上极开阖抑扬之变者也是一种基本方法。与此相对应，作者的主观情思体现在作品中，即为气势上的铺张扬厉。楚辞中展现的艺术世界中，有美人香草、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湘君山鬼等，这种穷尽一切美的事物组成艺术宇宙的吞吐万物的气魄，在汉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审美的观照和构思，以及作家的审美情感最终要通过语言来表达。汉赋文辞的总体风格是“丽”。主要是从楚辞中学来的。除了《诗经》、《楚辞》外，汉赋的渊源还应追溯到战国诸子和游士的说辞。例如《庄子》的文章，尤其善于以寓言来说明自己的哲思诗情，可以说是中国的“诗人哲学家”。庄子书中寓言极多，而以“假设问对”体对赋的艺术构思最具启发性。庄子用虚构的形象，即所谓“假设”的事物来构成寓言，通过人物问答，层层推进自己的意想。这在汉赋中也十分常见，如司马相如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扬雄赋中的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的问答，都是以虚构人物的回答来结构全篇，层层推进自己的思想的。《孟子》、《列子》等书中也多有这类寓言，都予汉赋以重要影响。

除了艺术构思上“假设问对”手法外，在对事物的观察体验和讽喻上，也给汉赋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料。另外，庄子的寓言中，有很多神话，如《逍遥游》中所写的鲲鹏和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等，都为汉赋中对浪漫神话世界的向往和描写提供了开阔的想象空间。另外战国策里排比而层层递进的写法，也被汉赋继承下来，对汉赋中描写事物以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写起的整体描写艺术有着深刻的启示。

总而言之，汉赋是畅饮痛吸《诗经》、《楚辞》和诸子文学的巨流，而蔚然发展成一条文学长河的。追溯其悠远的源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透过其波光水影，去触摸其中的潜流与激浪。

第二节 汉赋的类型

赋体在汉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是两汉四百年间的主要文学现象，所以有“汉赋”这一专门名词，以致后人把它与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代表。近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汉赋放置到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来考察，认为是“赋”这一文体在汉代所掀起的冲天巨浪，在其他时代再也不能达到这一高度，尽管有漩流、有余波，却都无法与这一时代相比。这是对汉赋成就的高度肯定，而汉赋的繁盛发达也无愧

于这一评价。

尽管汉赋的花圃中繁花似锦，“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却必须从这满园春色中辨清哪些是出墙的红杏，哪些是花中的国色天香，也就是要为汉赋分门归类。

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按照作家与创作对象的关系，可以将汉赋分为两大类：一是体物之赋，二是写志之赋。体物之赋，以描写外在的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为主；写志之赋，则以描写作家自身的精神世界为主。汉赋中，从《子虚》、《上林》到《两都》、《两京》都是状貌写景，铺陈万事的。作品的主要内容和目的都是在极为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特别是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自然形象和物质世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汉赋在描写世界风景的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似乎为后世文艺所再未达到。它表明中华民族进入发达的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境。

从体物之赋所描写的对象来看，则既有宏观事物，如苑囿、宫殿、城市、畋猎、观涛等大的场景，又有对某一事物如洞箫、扇、柳等的描绘。这充分表明了汉人在艺术表现上既有宏观视角，又有微观体察。特别是描写宏观事物为主的大赋，其辞采的富赡和气魄的宏伟皆为后世仿作者所不能及。由于体物之赋特别是大

赋反映了汉帝国的富强的国力和统治者的功德，所以许多赋得到了君主的赏识，并因此而得到了君主的提倡。这样，许多体物之赋都是应君主的要求而写，其产生并非来自作者内心的感动，并非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而只能表现作者的真才实学。在这样的赋中，作者似乎与自身的精神世界远离了。我们只能看见作品中的外物，而看不见作者的人格。所以，赋家在统治者的眼中，就成了逗笑解闷的宫廷小丑，而失去了人格尊严。说赋是宫廷文学、形式主义，都是源于这一点。那些如同类书、字典的皇皇大赋之所以味同嚼蜡，正是由于丧失了作者的主观情志，而仅仅是雕章琢句的产物。当然，这也从文学形式的完美化和文字表达的精密化的方向上推进了文学的发展，也有其特殊的价值。

写志之赋，描写的是作者的精神世界，可按照作者表现的心理类型分为哲思赋与抒情赋。这类赋直接体现了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具有特殊的价值。它们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大多以骚体来写，以曲折而又激荡的韵律、优美绮丽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大儒董仲舒都曾写过《感士不遇赋》；到东汉则更有张衡、赵壹等人的抒情赋，其形式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写志之赋在汉赋中占有的数量虽较体物之赋为少，却是汉赋的精神所在。

体物赋与写志赋表现了汉代文人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一是

向外观照、求索，以无穷无尽的目光摸索着、牵系着万事万物；二是内向观察、体验，为自己的精神寻求出路，架设平衡精神世界的支柱。而只有通观“向外”和“向内”这两种倾向的赋作，我们才能完整、全面地审视汉赋广阔而又深远的世界，真正地进入这一世界。

第三节 汉赋的形成

文学是时代的神经末梢和心灵的明镜，敏锐地感受着时代和民族的痛楚与欢愉，映射出时代精神的状况。汉赋，作为汉代的文学正宗，正是在感应着时代的风云激荡和民族精神的蓬勃发展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鉴于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汉初统治者以“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主要的统治思想，使久经战乱灾祸、贫困不堪的广大人民得到了安定喘息的机会，恢复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走向了繁荣。至汉武帝时代，到达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盛世。在人民富足、国势强盛的情况下，汉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内外经营：镇压了阴谋叛乱的宗室藩王；凿山通道，开发并控制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坚决实行“盐铁国有”的政策，更打击了强豪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垄断，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的封建集权制。在如日中天的兴旺时代，整个民族和社会都充满自信，